瓷娃娃

我在柏克萊念博士的時候，交到了一位美國好朋友，他叫約翰，我當時是單身漢，他已婚，太太非常和善，常找我到他家吃飯，我有請必到，變成他們家經常的座上客。

約翰夫婦都是學生，當然收入不多，可是家裡卻佈置得舒適極了，他們會買便宜貨，收集了不少的瓷娃娃，有吹喇叭的小男孩，有打傘的小女孩，也有小男孩在摸狗等等的娃娃，滿屋子都是這種擺設，窗臺上更是放了一大排。我每次到他們家，都會把玩這些瓷娃娃。

約翰告訴我他們的瓷娃娃都是從舊貨店和舊貨攤買來的，有一天，我發現一家舊貨店，也去買了一個瓷娃娃，是一個高高瘦瘦的少女，低著頭，一臉憂鬱的表情，等約翰夫婦再請我去的時候，我將他帶去，他們大為高興，告訴我這是西班牙Lladro娃娃，這家名牌公司的娃娃個個又高又瘦，也都帶著憂鬱的表情。他們一直想要有這麼一個娃娃，可是始終沒有看到，沒有想到我買到了。

我們先後拿到博士以後就各奔前程，約翰的研究是有關感測器，畢業後不久就自己開了一家公司，用感測器作一些防盜器材，他很快地大量使用電腦，生意也越來越大，成為美國最大的保全系統公司的老闆。由於中東問題，美國飛機好幾次被恐怖分子所劫持，約翰的公司得了大的合約，替美國大的機場設計安全系統，大概畢業二十年已後，他的身價已是快四億美金。

有一年，我決定去找他，他欣然答應接待我，那時已近耶誕節，我先去他的辦公室，他親自帶我去看他的系統展覽室，我才知道現在的汽車防盜系統幾乎都是他們的產品，體積極小，孩子帶了，父母永遠可以知道他在那裡，我也發現美國很多監獄都由他們設計安全系統，以防止犯人逃脫。看完展覽以後，約翰開車和我一起到他家去。那一天天氣變壞了，天空飄雪，約翰的家在紐約州的鄉下，全是有錢人住的地方，當他指給我看他的住家時，我簡直以為我自己在看電影，如此大的莊園，沒有一點圍牆，可是誰都看出這是私人土地，告示牌也寫得一清二楚，有保全系統，閒人莫入，約翰告訴我他的家有三層紅外線的保護，除非開飛機，否則決不可能闖入的，如果硬闖的話，不僅附近的警衛會知道，家裡的挪威納犬也會大舉出動，我這才知道約翰的公司會代人訓練這些長像兇猛的狗。

約翰的太太在門口迎接我，我們一見如故，他們的家當然是優雅之至，一進門，迎面而來的就是一個明朝的青花瓷花瓶，花瓶裡插滿了長莖的鮮花，後來才發現約翰夫婦愛上了明朝的青花瓷，滿屋子都是，他們的壁紙也一概用淡色的小花為主，好像是配這些青花瓷的。

我住的客房，附設了一個浴室，這間浴室的洗澡盆和洗臉盆都是仿製青花瓷，約翰告訴我這是他從日本訂作來的，他還訂作了一個青花瓷器，一按，肥皂水就出來了，浴室的瓷磚來自伊朗，也是青色的，聽說伊朗某一皇宮外牆就用這種瓷磚，我不敢問他們是否這也是訂作的。

這座豪宅當然有極為複雜的安全系統，我發現，入夜以後，最好不要四處走動，恐怕連到廚房裡拿杯水喝都不可能，必須打電話給主人，由他解除了系統，才可以去。

約翰家裡靜得不得了，聽不到任何聲音，可是每隔一小時，他們的落地鐘就會敲出悅耳的聲音，這個鐘聲和倫敦國會大廈的大鵬鐘一模一樣。

約翰唯一的女兒在哈佛念書，那一天要開車回來，到了六點，還沒有回來，他們夫婦都有點不安，原來這個女孩子厭惡有錢人的生活方式，開一部老爺車，也不肯帶行動電話，他們擔心她老爺車會中途拋錨。

我們一直等到八點，才接到女孩子的電話，果真她的車子壞了，可是她現在安然無恙，在人家家裡，要約翰去接她。約翰弄清楚地址以後，就要我一起去接他女兒，雪已經下得很大了，他女兒落腳的地方是一幢小房子，屋主是個年青的男孩，一臉年青人的稚氣表情。

他女兒告訴我們，她車子壞了以後，就去呼救，沒有想到家家戶戶都裝了爸爸公司設計的安全系統，使她完全無法可施。總算有一家門口有一個電話，可是屋主坦白地告訴她，屋主本人是一個弱女子，在等她丈夫回來，不敢放她進去，因為她不知道會不會受騙 。

她女兒說當她被拒的時候，她相信家家戶戶都在放聖誕音樂，平安夜，聖善夜，聖誕節應該是充滿了愛與關懷的日子，可是她卻被大家拒於千里之外，虧得她最後找到了這一座又破又舊的小房子，她知道這座小房子是不會用安全系統的，果然也找到了這位和氣而友善的屋主。

這位年輕的男孩子一面給我熱茶喝，一面發表他一個奇特的看法，他說家家戶戶都裝了安全系統，耶穌會到那裡去降生呢？可憐的聖母瑪利亞，可能連馬槽都找不到約翰聽了這些話，當然很不是滋味，可是他一再謝謝這位好心的年青人，也邀他一起去吃晚飯，年青人一聽到有人請他吃晚飯，立刻答應了，我想起我年青的時候，也是如此，從未拒絕過任何一頓晚飯的邀約。

晚餐在一張長桌上吃的，夫妻兩人分坐長桌的兩端，一位臉上沒有表情穿制服的僕人來回送菜，每一道菜都是精點，每一種餐具更是講究無比，可是我想起當年我們在約翰家廚房吃晚飯情形，我覺得當年的飯好吃多了。

約翰的女兒顯得有點不自然，那位年青人卻是最快樂的人，有多少吃多少，一副不吃白不吃的表情，吃完飯，已經十點了，約翰的女兒將年青人送走了。我卻有一個疑問，那些可愛的瓷娃娃到那裡去了？我不敢問，因為答案一定是很尷尬的。

第二天約翰送我到機場，他似乎稍微沉默了一點，下了汽車，他碰到另一部汽車，立刻警鈴大作，這又是他的傑作，自作自受地，我假裝沒有聽到，可是我看到他一臉不自然的表情。

他也無法送我去候機室，安全系統規定送客者早就該留步了。

一年以後，我忽然在《華爾街日報》上看到一則消息，約翰將他的公司賣掉了，他一夜間得到了四億多美金，他的豪華住宅賣了五百萬美金，約翰在記者會上宣布，他留下一個零頭，用四億多美金成立一個慈善基金會，基金會的董事們全是社會上有頭有臉的人，他不是董事，他也不會過問這個基金會如何行善，他完全信任這些董事們。

幾天以後，約翰夫婦不見了，他的親人替他們保密，他的女兒已和那位年青人結了婚，到非洲去幫助窮人了，這位科技名人就此失蹤了。

可是我有把握約翰會找我的，因為我們的友誼比較特別，果真我收到他的信了，他告訴我他現在住在英國一個偏遠的鄉下，這裡沒有一家人用安全系統，他給我他的電話和地址，可是他故意不給我他的門牌號碼，他叫我去找他們夫婦二人，而且他說我一定會找到他家的。

我找了一個機會去英國開會，也和約翰約好了去看他的時間，下了火車，我找到了那條街，那條街的一邊面對一大片山谷，沒有一幢房子，所以我只要看街的另一邊就可以了。

我在街上閒逛，忽然看到一幢房子的落地大玻璃窗與眾不同，因為這個窗臺上放滿了瓷娃娃，好可愛的瓷娃娃，我想這一定是一家舊貨店，我想起約翰夫婦喜歡瓷娃娃，決定進去買一個送他們，沒有想到當我抬起頭來的時候，我看到約翰在裡面，這不是舊貨店，這是他們的家，只是他們的家完全對外開放，又放滿了瓷娃娃，才使我誤解了。

約翰夫婦熱情地招待我，他們的家比以前的豪宅小太多了，據他們說，這座小房子比他們當年佣人住的房子還小，也比他們當年的花房小，我記起他們家在冬天也有如此多的花，原來是有花房的緣故。

他們的明朝青花瓷器完全不見了，約翰夫婦將那些瓷器捐給了紐約的一家博物館，他們夫婦二人認為人類文明的結晶，應該由人類全體所共享。

他們的園子也小得很，可是約翰夫婦仍然在園子裡種了花草，他們的後園對著一大片森林，約翰說據說當年羅賓漢就出沒在這一片森林裡，而他們所面對的山谷由英國詩人協會所擁有，他們不會開發這片荒原的，英國人喜歡荒原，約翰夫婦也養成了在荒原中散步的習慣。

約翰告訴我為什麼他最後決定放棄一切。他的公司得到了一個大合同，改善整個加州監獄的安全系統，他發現了加州花在監獄上的錢比花在教育上的還多，而他呢？

他越來越有錢，卻越來越像住在一座監獄裡面。美國人一向標榜「自由而且開放社會，其實美國人卻越來越將自己封閉起來，越來越使自己失去自由。約翰決心不再拼命賺錢，只為了找回失去了好久的自由」。

約翰夫婦在附近的一家高中教書，這所學校其時有點像專科學校，約翰教線路設計，學生所設計出來的線路經常得獎，他捐了很多錢給這所學校，使這所學校有很好的圖書館和實驗室，他太太在那裡教英文。

約翰告訴我他們兩人的薪水就足足應付他們的生活了，因為他們生活得很簡單，平時騎自行車上班，連汽油都用得很少。

當我們坐下來吃晚飯的時候，我才發現我的那座女孩子瓷娃娃放在桌子中間，他們當時念舊，捨不得丟掉那些瓷娃娃，可是替他們設計內部裝潢的設計師不讓他擺設這些不值錢的東西，現在那些值錢的東西都不見了，不值錢的瓷娃娃又出現了。我總算吃到了我當年常吃到的晚飯，也重新享受到約翰夫婦家中的溫暖。

我離開的時候，約翰送我去火車站，他告訴我他還有一些錢，他的女兒不會要他的這些錢，等他和太太都去世了，他的錢就全部捐出去了。

我說我好佩服他，因為他已經捐出他的全部所有，他忽然一笑，告訴我他仍然有一樣寶物，沒有捐掉。我對此大為好奇，問他是什麼，他說他要賣一個關子，他用一張小紙寫了下來，交給我，但叫我現在不要看，等火車開了以後再看，上面寫的是他不會捐出去的寶物。

火車開了，我和站在月台上的約翰揮手再見，等我看不見他以後，打開了那張紙，紙上寫的是「我的靈魂」。

我坐在火車裡，不禁一直想著，有些人什麼都有，卻失落了自己的靈魂。